

楚辭辯證上

余既集王洪騷注顧其訓故文義之外猶有
不可不知者然慮文字之太繁覽者或沒溺
而失其要也別記于後以備參考慶元己未
三月戊辰

目錄

洪氏目錄九歌下注云一本此下皆有傳字晁
氏本則自九辯以下乃有之呂伯恭讀詩記
引鄭氏詩譜曰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爲
正經孔穎達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

此傳在何書也按楚辭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謂之傳以此例考之則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民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非正經者謂之傳善矣又謂未知此傳在何書則非也然則呂氏寔據晁本而言但洪晁二本今亦未見其的據更當博考之耳

洪氏又云今本九辯第八而釋文以爲第二蓋釋文乃依古本而後人始以作者先後次叙之然不言其何時何人也今按天聖十年陳說之序以爲舊本篇第混并首尾差互乃考其人之先後重定其篇然則今本說之所定也歟

七諫九懷九歎九思雖爲騷體然其詞氣平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強爲呻吟者就其中諫歎猶或粗有可觀兩王則卑已甚矣故雖幸附書尾而人莫之讀今亦不復以累篇褻也賈傳之詞於西京爲最高且惜誓已著于篇而二賦尤精乃不見取亦不可曉故今并錄以附焉若揚雄則尤刻意於楚學者然

其反騷實乃屈子之罪人也洪氏譏之當矣
舊錄既不之取今亦不欲特收姑別定爲一
篇使居八卷之外而并著洪說於其後蓋古
今同異之說皆聚於此亦得因以明之庶幾
紛紛或小定云

離騷經

王逸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似以爲
同列之大夫姓上官而名靳尚者洪氏曰史
記云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又云用事臣靳尚
則是兩人明甚逸以騷名家者不應繆誤如
此然詞不別白亦足以誤後人矣

離騷經之所以名王逸以爲離別也騷愁也經
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
風諫君也此說非是史遷班固顏師古之說
得之矣

秦誑楚絕齊交是惠王時事又誘楚會武關是
昭王時事王逸誤以爲一事洪氏正之爲是
王逸曰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
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
人以媲於君處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

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今按逸此言
有得有失其言配忠貞比讒佞靈修美人者
得之蓋卽詩所謂比也若處妃佚女則便是
美人虬龍鸞鳳則亦善鳥之類耳不當別出
一條更立它義也飄風雲霓亦非小人之比
逸說皆誤其辯當詳說於後云

王逸曰楚武王子瑕受屈以爲客卿客卿戰國
時官爲它國之人遊宦者設春秋初年未有
此事亦無此官况瑕又本國之王子乎

蔡邕曰朕我也古者上下共之至秦乃獨以爲
尊稱後遂因之補注有此亦覽者所當知也

王逸以太歲在寅曰攝提格遂以爲屈子生於
寅年寅月寅日得陰陽之正中補注因之爲
說援據甚廣以今考之月日雖寅而歲則未
必寅也蓋攝提自是星名卽劉向所言攝提
失方孟陬無紀而注謂攝提之星隨斗柄以
指十二辰者也其曰攝提自于孟陬乃謂斗
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太歲在寅之名也必
爲歲名則其下少一格字而自于二字亦爲
衍文矣故今正之

劉向本引用古語見大戴禮注去攝提左右六星與

斗柄相直
恒指中氣

惟庚寅吾以降豈維紉夫蕙蒞夫唯捷徑以窘
步据字書惟从心者思也維从系者繫也皆
語辭也唯从口者專詞也應詞也三字不同
用各有當然古書多通用之此亦然也後放
此

凡說詩者固當句爲之釋然亦但能見其句中
之訓故字義而已至於一章之內上下相承
首尾相應之大指自當通全章而論之乃得
其意今王逸爲騷解乃於上半句下便入訓

詁而下半句下又通上半句文義而再釋之
則其重複而繁碎甚矣補注旣不能正又因
其誤今並刪去而放詩傳之例一以全章爲
斷先釋字義然後通解章內之意云

古音能擎代叶又乃代蓋於篇首發此一端以
見篇內凡韻皆叶非謂獨此字爲然而它韻
皆不必協也故洪本載歐陽公蘇子容孫莘
老本於多艱夕替下注徐鉉云古之字音多
與今異如皂亦音香乃亦音仍他皆放此蓋
古今失傳不可詳究如艱與替之類亦應叶

但失其傳耳夫騷韻於俗音不叶者多而三家之本獨於此字立說則是它字皆可類推而獨此爲未合也黃長睿乃謂或韻或不爲楚聲其考之亦不詳矣近世吳棫才老始究其說作補音補韻援据根原甚精且博而余故友黃子厚及古田蔣全甫祖其遺說亦各有所論著今皆已附于注矣讀者詳之

蘭蕙名物補注所引本草言之甚詳已得之矣復引劉次莊云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則黃在秋則紫而春黃不若秋紫之芬馥又引黃魯直云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數花而香不足者蕙則又疑其不同而不能決其是非也今按本草所言之蘭雖未之識然亦云似澤蘭則今處處有之可推其類以得之矣蕙則自爲零陵香而尤不難識其與人家所種葉類茅而花有兩種如黃說者皆不相似劉說則又詞不分明未知其所指者果何物也大氏古之所謂香草必其花葉皆香而燥濕不變故可刈而爲佩若今之所謂蘭蕙則其花雖香而葉乃無氣其香雖美而質弱易

萎皆非可刈而佩者也其非古人所指甚明
但不知自何時而誤耳

美人說并見靈修條下

藥一作乘駝一作馳憑一作憑又作馮草一作
艸又作卉予一作余菹一作蕪此類錯舉一
二以見之不能盡出也

三后若果如舊說不應其下方言堯舜疑謂三
皇或少昊顓頊高辛也

荃以喻君疑當時之俗或以香草更相稱謂之
詞非君臣之君也此又借以寄意於君非直
以小草喻至尊也舊注去人君被服芬香故
以名之尤爲謬說

蹇難於言也蹇難於行也

洪注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
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
者非是

九天之說已見天問注以中央八方言之誤矣
離騷以靈修美人目君蓋託爲男女之辭而寓
意於君非以是直指而名之也靈修言其秀
慧而修飾以婦悅夫之名也美人直謂美好

之人以男悅女之號也今王逸輩乃直以指君而又訓靈修爲神明遠見釋美人爲服飾美好失之遠矣

索與妬叶卽索音素洪氏曰書序八索徐氏有素音

非世俗之所服洪氏曰李善本以世爲時爲代以民爲人皆以避唐諱爾今當正之

彭咸洪引顏師古以爲殷之介士不得其志而投江以死與王逸異然二說皆不知其所據也

詠音貞則當从豕又許穢反則當从喙耳

洪氏曰個規矩而改錯者反常而妄作背繩墨以垂曲者枉道以從時論揚雄作反離騷言恐重華之不纍與而曰余恐重華與沈江而死不與投閣而生也又釋懷沙曰知死之不可讓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復愛七尺之軀哉其言偉然可立懦夫之氣此所以忤檜相而卒貶死也可悲也哉近歲以來風俗頹壞士大夫間遂不復聞有道此等語者此又深可畏去

舊注以攘詬爲除去耻辱誅讒佞之人非也彼
方遭時用事而吾以罪戾廢逐苟得免於後
咎餘責則已幸矣又何彼之能除哉爲此說
者雖若不識事勢然其志亦深可憐去

延佇將反洪以同姓之義言之亦非文意王逸
行迷之義亦然

補注引水經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來歸喻
之令自寬全鄉人因名其地曰姊歸後以爲
縣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媭廟擣衣
石尚存今存於此

騷經女媭之嬋媛湘君女嬋媛兮爲余大息

郢心嬋媛而傷懷三處王注皆云猶牽引也悲回風忽傾

寤以嬋媛上注云心覺自傷又痛測也詳此二字蓋顧戀

留連之意王注意近而語踈也

補注曰女媭詈原之意蓋欲其爲甯武之愚而

不欲其爲史魚之直耳非責其不爲上官靳

尚以徇懷王之意也而說者謂其詈原不與

衆合以承君意誤矣此說甚善

九辯不見於經傳不可考而九歌著於虞書周

禮左氏春秋其爲舜禹之樂無疑至屈子爲

騷經乃有啓九辯九歌之說則其爲誤亦無疑王逸雖不見古文尚書然據左氏爲說則不誤矣顧以不敢斥屈子之非遂以啓修禹樂爲解則又誤也至洪氏爲補注正當據經傳以破二誤而不唯不能顧乃反引山海經三嬪之說以爲證則又大爲妖妄而其誤益以其甚矣然爲山海經者本據此書而傳會之其於此條蓋又得其誤本若宅謬妄之可驗者亦非一而古今諸儒皆不之覺反謂屈原多用其語尤爲可笑今當於天問言之此未暇論也五臣以啓爲開其說尤謬王逸於下文又謂太康不用啓樂自作淫聲今詳本文亦初無此意若謂啓有此樂而太康樂之太過則差近之然經傳所無則自不必論也

循修唐人所寫多相混故思玄賦注引修繩墨而解作遵字卽循字之義也

覽民德焉錯輔但謂求有德者而置其輔相之力使之王天下耳注謂置以爲君又生賢佐以輔之恐不應如此重複之甚也

此篇所言陳詞於舜及上欵帝閭歷訪神妃及

使鸞鳳飛騰鳩鳩爲媒等語其大意所比固皆有謂至於經涉山川驅役百神下至飄風雲霓之屬則亦汎爲寓言而未必有所擬倫矣二注類皆曲爲之說反害文義至於縣圃閩風扶桑若木之類亦非實事不足考信今皆略存梗槩不復盡載而詳說也

王逸以靈瓊爲楚王省閭非文義也
注以羲和爲日御補注又引山海經云東南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洲注云羲和始生日月者也故

堯因立羲和之官以掌天地四時此等虛誕之說其始止因堯典出日納日之文口耳相傳失其本指而好怪之人耻其謬誤遂乃增飾傳會必欲使之與經爲一而後已其言無理本不足以欺人而古今文士相承引用莫有覺其妄者爲此注者乃不信經而引以爲說蔽惑至此甚可歎也

望舒飛廉鸞鳳雷師飄風雲霓但言神靈爲之擁護服役以見其仗衛威儀之盛耳初無善惡之分也舊注曲爲之說以月爲清白之臣

風爲號令之象，鷹鳳爲明智之士，而雷師獨以震驚百里之故，使爲諸侯，皆無義理。至以飄風雲霓爲小人，則夫卷阿之言，飄風自南，孟子之言，民望湯武如雲霓者，皆爲小人之象也耶。

王逸又以飄風雲霓之來迎已，蓋欲已與之同，既不許之，遂使闇見拒而不得見，帝此爲穿鑿之甚，不知何所據而生此也。

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讀作入聲。司馬溫公云：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爲平聲也。故今定離騷雲霓爲平聲。九章遠遊爲入聲，蓋各從其聲之便也。

王逸說往觀四荒處已，云欲求賢君，蓋得屈原之意矣。至上下求索處，又謂欲求賢人與已同志，不知何所據而異其說也。

舊注以高丘無女，下女可詒，皆賢臣之譬，非是。下女說詳見於九歌，可考也。

溘字補注兩處，皆已解爲奄忽之義。至此遊春官處，乃去無奄忽之義，不知何故自爲矛盾至此。

處妃廿作宓妃說文處房六反虎行兒宓美
反安也集韻云處與伏同處義氏亦姓也
與宓同亦姓俗作宓非是補注引類之推說
去宓字本从宓處子賤即伏犧之後而其碑
文說濟南伏生又子賤之後是知古字伏處
通用而俗書作宓或復加山而并轉爲宓音
耳此非大義所繫今亦姑存其說以備參考
王逸以處妃喻隱士既非文義又以蹇修爲伏
義氏之臣亦不知其何据也又謂隱者不肯
仕不可與共事君亦爲衍說

孟子不理於口漢書無俚之至說者皆訓爲賴
則理固有賴音矣

爾雅說四極恐未必然邠國近在秦隴非絕遠
之地也

舊說有城國在不周之北恐其不應絕遠如此
又言求佚女爲求忠賢與共事君亦非是

鳩及雄鳩其取喻爲有意具文可見注於它說
亦欲援此爲例則鑿矣補注又引淮南說運
日知晏則鳩乃小人之有智者故雖能爲讒
賊而屈原亦因其才而使之是以屈原爲真

嘗使鳩媒簡狄而爲所賣也其固滯乃如此甚可笑也

鳳皇既受詒舊以爲既受我之禮而將行者誤矣審尔則高辛何由而先我哉正爲已用鳩鳩而彼使鳳皇其勢不敵故恐其先得之耳又或謂以高辛喻諸國之賢君亦非文勢

留二姚亦求君之意舊說以爲博求衆賢非是或問終古之義曰開闢之初今之所始也宇宙之末古之所終也考工記曰輪已崇則於馬終古登阨也注曰終古常也正謂常如登阨無有已時猶釋氏之言盡未來際也

兩美必合此亦託於男女而言之注直以君臣爲說則得其意而失其辭也下章孰求美而釋女亦然至說豈惟是其有女而曰豈唯楚有忠臣則失之遠矣其以芳草爲賢君則又有時而得之大率前人讀書不先尋其綱領故一出一入得失不常類多如此幽昧眩曜二語乃原自念之辭以爲荅靈氛者亦非是楚人以重午插艾於要豈其故俗耶補注以爲靈氛之占勸屈原以遠去在異姓則

可在原則不可故以爲疑而欲再決之巫咸也考上文但謂舉世昏亂無適而可故不能無疑於氛之言耳同姓之說上文初無來歷不知洪何所据而言此亦求之太過也

皇卽謂百神不必言天使也

陸降上下謂上君下臣者亦繆說

傳說太公寤戚皆巫咸語補注以爲原語非也
鴟鵂顏師古以爲子規一名杜鵑服虔陸佃以爲鴟一名伯勞未知孰是然子規以三月鳴乃衆芳極盛之時鴟以七月鳴則陰氣至而衆芳歇矣又鴟鴞音亦相近疑服陸二說是莫好修之害二注或謂上不好用忠直或謂下不好自修皆非是

此辭之例以香草比君子王逸之言是矣然屈子以世亂俗褻人多變節故自前章蘭芷不芳之後乃更歎其化爲惡物至於此章遂深責椒蘭之不可恃以爲誅首而揭車江離亦以次而書罪焉蓋其所感益以深矣初非以爲實有是人而以椒蘭爲名字者也而史遷作屈原傳乃有令尹子蘭之說班氏古今人

表又有令尹子椒之名既因此章之語而失之使此詞首尾橫斷意思不活王逸因之又訛以爲司馬子蘭大夫子椒而不復記其香草臭物之論流誤千載遂無一人覺其非者甚可歎也使其果然則又當有子車子離子檄之儔蓋不知其幾人矣

化與離協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則離可爲力加反又傳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則化可爲胡圭反服賦庚子日斜遷史以斜爲施此韻亦可考王逸以求女爲求同志已失本指而五臣又讀女爲汝則并其音而失之也

卒章瓊枝之屬皆寓言耳注家曲爲比類非也博雅曰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後漢書注云崑崙山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昆侖之體故名之二書之語似得其實水經又言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則恐不能若是之遠當更考之待與期叶易小象待有與之叶者卽其例也

九歌

楚俗祠祭之歌今不可得而聞矣然計其間或以陰巫下陽神或以陽主接陰鬼則其詞之褻慢淫荒當有不可道者故屈原因而文之以寄吾區區忠君愛國之意比其類則宜爲三頌之屬而論其詞則反爲國風再變之鄭衛矣及徐而深味其意則雖不得於君而愛慕無已之心於此爲尤切是以君子猶有取焉蓋以君臣之義而言則其全篇皆以事神爲比不雜它意以事神之意而言則其篇內又或自爲賦爲比爲興而各有當也然後之讀者昧於全體之爲比故其疎者以它求而不似其密者又直致而太迫又其甚則并其篇中文義之曲折而失之皆無復當日吟咏情性之本旨蓋諸篇之失此爲尤甚今不得而不正也又篇名九歌而實十有一章蓋不可曉舊以九爲陽數者尤爲衍說或疑猶有虞夏九歌之遺聲亦不可考今姑闕之以俟知者然非義之所急也

瓊鏘鳴兮琳琅注引禹貢釋瓊琳琅皆爲玉名

恐其立語不應如此之重複故今獨以孔子
世家環佩玉聲璆然爲證庶幾得其本意

舊說以靈爲巫而不知其本以神之所降而得
名蓋靈者神也非巫也若但巫也則此云姣
服義猶可通至於下章則所謂既留者又何
患其不留也耶漢樂歌云神安留亦指巫而
言耳

若英若即如也猶詩言美如英耳注以若爲杜
若則不成文理矣

帝服注爲五方之帝亦未有以見其必然

焱說文從三火而釋爲羣火走兒然大人賦有
焱風涌而雲浮者其字從三火蓋別一字也
此類皆當從三火

東皇太一舊說以爲原意謂人盡心以事神則
神惠以福今竭忠以事君而君不見信故爲
此以自傷補注又謂此言人臣陳德義禮樂
以事上則上無憂患雲中君舊說以爲事神
已訖復念懷王不明而太息憂勞補注又謂
以雲神喻君德而懷王不能故心以爲憂皆
外增贅說以害全篇之大指曲生碎義以亂

本文之正意且其目君不亦太迫矣乎

吾乘桂舟吾蓋爲祭者之詞舊注直以爲屈原則太迫補注又謂言湘君容色之美以喻賢臣則又失其章指矣

女嬋媛舊注以爲女類似無關涉但與騷經用字偶同耳以思君爲直指懷王則太迫又不知其寄意於湘君則使此一篇之意皆無所歸宿也

心異媒勞王注以爲與君心不同則太迫而失題意補注又因輕絕而謂同姓無可絕之義則尤乖於文義也

石瀨飛龍一章說者尤多舛謬其曰他人交不忠則相怨我則雖不見信而不以怨人補注又云臣忠於君君宜見信而反告我以不問此原陳已志於湘君也不知前人如何讀書而於其文義之曉然者乃直乖戾如此全無來歷關涉也其曰君初與我期共爲治而後以讒言見弃此乃得其本意而亦失其詞命之曲折也

湘君一篇情意曲折最爲詳盡而爲說者之謬

爲尤多以至全然不見其語意之脉絡次第
至其卒章猶以遺玦捐袂爲求賢而采杜若
爲好賢之無已皆無復有文理也

佳人召予正指湘夫人而言而五臣謂若有君
命則亦將然補注以佳人爲賢人同志者如
此則此篇何以名爲湘夫人乎

九歌諸篇實主彼我之辭最爲難辨舊說往往
亂之故文意多不屬今頗已正之矣

何壽夭兮在予舊說人之壽夭皆其自取何在
於我已失文意或又以爲喻人主當制生殺
之柄尤無意謂

王逸以離居爲隱士補注又以此爲屈原訴神
之辭皆失本指

王逸以乘龍冲天而愈思愁人爲抗志高遠而
猶有所不樂全失文義補注謂喻君舍已而
不顧意則是而語太迫也

夫人兮自有美子衆說皆未論辭之本指得失
如何但於其說中已自不成文理不知何故
如此讀書也

咸池或如字下隔句與來字力之反叶

東君之吾舊說誤以爲日故有息馬懸車之說
疑所引淮南子反因此而生也至於低回而
顧懷則其義有不通矣又必強爲之說以爲
思其故居夫日之運行初無停息豈有故居
之可思哉此旣明爲謬說而推言之者又以
爲譏人君之迷而不復也則其穿鑿愈甚矣
又解聲色娛人爲言君有明德百姓皆注其
耳目亦衍說且必若此則其下文絃瑟交鼓
之云者又誰爲主而見其來之蔽日耶

聲色娛人觀者忘歸正爲主祭迎日之人低回
顧懷而見其下方所陳之樂聲色之盛如此
耳絃瑟交鼓靈保賢姪即其事也或疑但爲
日出之時聲光可愛如朱丞相秀水錄所載
登州見日初出時海波皆赤淘淘有聲者亦
恐未必然也蓋審若此則當言其燁赫震動
之可畏不得以娛人爲言矣聊記其說以廣

異聞

北斗字舊音斗爲主以詩考之行葦主醺斗者
爲韻卷阿厚主爲韻此類甚多但不知此非
叶韻而舊音特出此字其說果何爲耳

舊說河伯位視大夫屈原以官相友故得汝之
其鑿如此又云河伯之居沈沒水中喻賢人
之不得其所也夫謂之河伯則居於水中固
其所矣而以爲失其所則不知使之居於何
處乃爲得其所耶此於上下文義皆無所當
真衍說也

堂宮中或云當並叶堂韻宮字已見雲中君中
字今閩音正爲當字

山鬼一篇謬說最多不可勝辯而以公子爲公
子椒者尤可笑也

終不見天嘗見有讀天字屬下句者問之則曰
韓詩天路幽險難追攀語蓋祖此審尔則韓
子亦誤矣

或問魂魄之義曰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魄旣
生魄陽曰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
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嘘吸出入者氣也耳
目之精明爲魄氣則魂之謂也淮南子曰天
氣爲魂地氣爲魄高誘注曰魂人陽神也魄
人陰神也此數說者其於魂魄之義詳矣蓋
嘗推之物生始化云者謂受形之初精血之

聚其間有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陽曰魂者既生此魄便有暖氣其間有神者名之曰魂也二者既合然後有物易所謂精氣爲物者是也及其散也則魂遊而爲神魄降而爲鬼矣說者乃不考此而但据左疏之言其以神靈分陰陽者雖若有理但以嘘吸之動者爲魄則失之矣其言附形之靈附氣之神似亦近是但其下文所分又不免於有差其謂魄識少而魂識多亦非也但有運用畜藏之異耳

雄與凌叶今閩人有謂雄爲形者正古之遺聲也

楚辭辯證上

楚辭辯證下

天問

隅隈之數注引淮南子言天有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隅此其無稽亦甚矣哉

論衡云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如此則天地之間狹亦甚矣此王充之陋也

顧菟在腹此言兔在月中則顧菟但爲兔之名號耳而上官桀曰逐麋之犬當顧菟耶則顧當爲瞻顧之義而非兔名又莊辛曰見菟而顧犬亦因菟用顧字而其取義又異蓋不可

曉且兔與菟同是一字見於說文而其形聲皆異又不知其自何時始別異之也

補注引山海經言魼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令祝融殛之羽郊詳其文意所謂帝者似指上帝蓋上帝欲息此壤不欲使人干之故魼竊之而帝怒也後來柳子厚蘇子瞻皆用此說其意甚明又祝融顓帝之後死而爲神蓋言上帝使其神誅魼也若堯舜時則無此人久矣此山海經之妄也後禹事中又引淮南子言禹以息壤實洪水土不減耗掘之益多

其言又與前事自相抵牾若是壤也果帝所息則父竊之而殛死子掘之而成功何帝之喜怒不常乃如是耶此又淮南子之妄也大氏古今說天問者皆本此二書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書本皆緣解此問而作而此問之言特戰國時俚俗相傳之語如今世俗僧伽降無之祈許遜斬蛟蜃精之類本無稽據而好事者遂假託撰造以實之明理之士皆可以一笑而揮之政不必深與辯也

補注引淮南說增城高一萬一千里百一十四

步二尺六寸九爲可笑豈有度萬里之遠而能計其跬步尺寸之餘者乎此蓋欲覽者以爲已所親見而曾實計之而不知適所以章其譎而且謬也柳對本意似有意於破諸妄說而於此章反以西王母者實之又何惑耶

補注引淮南子說崑崙虛旁有四百四十門而其西北隅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皆是注解此書之語予之所疑又可驗其必然矣

雄虺九首倏忽焉在此一事耳其詞本與招魂相表裏王注得之但失不引招魂爲證耳而柳子不深考乃引莊子南北二帝之名以破其說則既失其本指而又使雄虺一句爲無所問其失愈遠矣補注雖知柳說之非然亦不引招魂以訂其文義之缺乃直以莊周寓言不足信者詆之周之寓言誠不足信然豈不猶愈於康回燭龍之屬乃信彼而疑此何哉一語之微無所關於義理而說者至三失之而况其有深於是者耶

雄虺倏忽或云今嶺南有異蛇能一日行數百里以逐人者卽此物但不見說有九首耳

補注說今湖州武康縣東有防風山山東二百步有禺山防風廟在封禺二山之間洪君晚居雪川當得其實

巴蛇事下注中食鹿出骨事似若迂誕然予嘗見山中人說大蛇能吞人家所伏雞卵而登木自絞以出其殼者人甚苦之因爲木刳著藪中蛇不知而吞之遂絞而裂云

羿焉彈日烏焉解羽洪引歸藏云羿彈十日補注引山海經注曰天有十日日之數十也然一日方至一日方出雖有十日自使以次迭出而今俱見乃爲妖怪故羿仰天控弦而九日潛退耳按此十日本是自甲至癸耳而傳者誤以爲十日並出之說注者既知其誤又爲此說以彌縫之而其誕益彰然世人猶或信之亦可怪也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蠡王逸以益失位爲離蠡固非文義補以有扈不服爲離蠡文義粗通然亦未安或恐當時傳聞別有事實也史記燕人說禹崩益行天子事而啓率其徒攻益奪之汲冢書至云益爲啓所殺是則豈不敢

謂益既失位而復有陰謀爲啓之蟿啓能憂之而遂殺益爲能達其拘乎然此事要當質以孟子之言齊東鄙論不足信也

啓棘賓商四字本是啓夢賓天而世傳兩本彼此互有得失遂致紛紜不復可曉蓋作山海經者所見之本夢天二字不誤獨以賓嬪相似遂誤以賓爲嬪而造爲啓上三嬪于天之說以實其謬王逸所傳之本賓字幸得不誤乃以篆文夢天二字中間壞滅獨存四外有似棘商遂誤以夢爲棘以天爲商而於注中

又以列陳宮商爲說洪則旣引三嬪以注騷經而於此篇反据王本而解爲急於賓禮商契以今考之凡此三家均爲穿鑿而以事理言之則山海之怪妄爲尤甚以文義言之則王注之訓詁爲尤踈洪則兼承二誤而又兩失之且謂屈原多用山海經語而不知山海實因此書而作三嬪又本此句一字之誤其爲紕漏又益甚矣獨柳子質嬪之對似覺山海之謬然亦不能深察而明著之是以其義雖正而亦不能以自伸也大氏古書之誤類

多如此讀者若能虛心靜慮徐以求之則解
后之間或當偶得其實顧乃安於苟且狃於
穿鑿牽於援據僅得一說而遽執之便以爲
是以故不能得其本真而已誤之中或復生
誤此邢子才所以獨有日思誤書之適又有
思之若不能得則便不勞讀書之對雖若出
於戲劇然實天下之名言也

勤子屠母舊注引帝王世紀言禹膺剝母背而
生補又引于寶言黃初五年汝南民妻生男
從右脇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母子無恙
以爲證此事有無固未可定然上句言啓事
而未有所問則此句不應反說禹初生時事
矣故疑當爲啓母化石事也

該秉季德王逸以爲湯能秉契之末德而厥父
契善之以契爲湯父固謬柳又以爲卽左傳
所云少皞氏之子該爲蓐牧者亦與有扈事
不相關唯洪氏以爲啓者近之疑該卽啓字
轉寫之誤也但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乃似
謂啓爲有扈所弊而牧夫牛羊者不知又何
說也下章又云有扈牧豎亦不可曉豈以少

康嘗爲牧正而誤邪大率此篇所問有扈羿
浞事或相混并蓋其傳聞之誤當闕之耳
到擊紂躬叔旦不嘉王逸云武王始至孟津八
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也白魚入于
王舟羣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未詳
所據

齊桓九會九本糾字借作九耳左傳展禽犒師
之言正作糾字糾合宗族亦此義也唯莊子
九雜天下之川作九則亦古字通用而非九
數之驗也諸儒通計九會之數不合遂有裳
衣兵車之辨蓋鑿說也然此辭亦作九會則
其誤也久矣如公羊穀梁故是戰國時人也
余始讀詩得吳氏補音見其疑於殷武三章嚴
遑之韻亦不能曉及讀此篇見其以嚴叶亡
乃得其例余於吳氏書多所刊補皆此類今
見詩集傳

九章

屈子初放猶未嘗有奮然自絕之意故九歌天
問遠游卜居以及此卷惜誦涉江哀郢諸篇
皆無一語以及自沈之事而其詞氣雍容整

暇尚無以異於平日若九歌則含意悽惋戀
嫪低徊所以自媚於其君者尤爲深厚騷經
漁父懷沙雖有彭咸江魚死不可讓之說然
猶未有決然之計也是以其詞雖切而猶未
失其常度抽思以下死期漸迫至惜往日悲
回風則其身已臨沅湘之淵而命在晷刻矣
顧恐小人蔽君之罪闇而不章不得以爲後
世深切著明之戒故忍死以畢其詞焉計其
出於瞽亂煩惑之際而其傾輸罄竭又不欲
使吾長逝之後冥漠之中胷次介然有毫髮
之不盡則固宜有不暇擇其辭之精粗而悉
吐之者矣故原之作其志之切而詞之哀蓋
未有甚於此數篇者讀者其深味之真可爲
慟哭而流涕也

惜誦首章非字誤爲作字使兩章文意不明中
間善惡字誤爲中情使一章音韻不叶今已
正之讀者可以無疑矣

涉江舊說取譬之詳皆衍說也

哀郢楚文王自丹陽徙江陵謂之郢後九世平
王城之又後十世爲秦所拔而楚徙東郢

抽思何獨樂斯之寒寒兮願蓀美之可完文理甚明而王逸解獨樂爲毒藥補注又引瞑眩之語以實之必欲如此強爲之說豈不可通但別本如此文自分明不必強穿鑿耳然今本皆出王逸不知別本又何自而得此本語也

孰不實而有獲詳上文實當作殖然自王逸已解作空穗則其誤久矣獲一作獲亦非也

懷沙改叶音已按鄭注儀禮釋用已日爲自變改則二字音義固相近也

懷質抱情獨無匹兮諸本皆同史記亦然而王逸訓匹爲雙補注云俗字作疋則其來久矣但下句云伯樂旣沒驥焉程兮於韻不叶故嘗疑之而以上下文意及上篇并日夜而無正者證之知匹當作疋乃與下句音義皆叶然猶未敢必其然也及讀哀時命之篇則其詞有曰懷瑤象而握瓊兮願陳列而無正正與此句相似其上下句又皆以榮暹成生爲韻又與此同然後斷然知其當改而無疑也惜往日受命詔以昭時時一作詩說者便引國

語楚教太子以詩爲說殊無意謂

介子立枯事補注以左傳爲据而不之信然此詞明言立枯又云縞素而哭莊子亦有抱木之說固未可以一說而盡疑之也

悲回風蒹黃棘之枉策補注据史記楚懷王二十五年入與秦盟于黃棘其後爲秦所欺卒以客死今頃襄王又信任燕回將亡其國故言已之所以假延日月無以自處者以其君欲復施黃棘之枉策也其說雖有事證然與此文理絕不相入不若舊說之爲安也

遠遊

客有語余者曰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以良弼寤而求之卽得傳說遂以爲相若使夢賚之夕應時卽生則自繚緜之間以及強立之歲亦須二三十年始堪任用王者政令所出日有萬幾豈容數十年之間不發一語又虛相位以待乳下之嬰兒乎今書之言如此則是高宗旣得此夢卽時搜訪便得其人而已堪作相以代王言矣明是一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爲成人無少長之漸也余聞其言心竊

之而不敢答今讀此書洪注所引莊子音義
已有傳說生無父母之說乃知古人之慮已
有及此者矣洪氏引之而無他說則豈亦以
是爲不易之論而無所疑也耶然則余之昧
陋而見事獨遲爲可笑已

屈子載營魄之言本於老氏而楊雄又因其語
以明月之盈闕其所指之事雖殊而其立文
之意則一顧爲三書之解者皆不能通其說
故今合而論之庶乎其足以相明也蓋以車
承人謂之載古今世俗之通言也以人登車

亦謂之載則古文史類多有之如漢紀云劉
章從謁者與載韓集云婦人以孺子載蓋皆
此意而今三子之言其字義亦如此也但老
子屈子以人之精神言之則其所謂營者字
與熒同而爲晶明光炯之意其所謂魄則亦
若余之所論於九歌者耳揚子以日月之光
明論之則固以月之體質爲魄而日之光耀
爲魂也以人之精神言者其意蓋以魂陽動
而魄陰靜魂火二而魄水一故曰載營魄抱
一能勿離乎言以魂加魄以動守靜以火迫

水以二守一而不相離如人登車而常載於其上則魂安靜而魄精明火不燥而水不溢固長生久視之要訣也屈子之言雖不致詳然以其所謂無滑而魂虛以待之之語推之則其意當亦出此無疑矣其以日月言者則謂日以其光加於月魄而爲之明如人登車而載於其上也故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遡於日乎言日之方生則以日之光加被於魄之西而漸滿其東以至於望而後圓及既望矣則以日之光終守其魄之東而漸虧其西以至於晦而後盡蓋月遡日以爲明未望則日在其右既望則日在其左故各向其所在而受光如民向君之化而成俗也三子之言雖爲兩事而所言載魄則其文義同爲一說故丹經歷術皆有納甲之法互相資取以相發明蓋其理初不異也但爲之說者不能深考如河上公之言老子以營爲魂則固非字義而又并言人載魂魄之上以得生當愛養之則又失其文意獨其載字之義粗爲得之然不足以補其所失之

多也若王輔嗣以載爲處以營魄爲人所常居之處則亦河上之意至於近世而蘇子由王元澤之說出焉則此二人者平生之論如水火之不同而於此義皆以魂爲神以魄爲物而欲使神常載魄以行不欲使神爲魄之所載洪慶善之於此書亦謂陽氣充魄爲魂魂能運動則其生全矣則其意亦若蘇王之云而皆以載爲以車承人之義矣是不唯非其文意且若如此則是將使神常勞動而魄亦不得以少息雖幸免於物欲沈溺之累而窈冥之中精一之妙反爲強陽所挾以馳騖於紛拏膠擾之塗卒以陷於衆人傷生損壽之域而不自知也其於二子之意何如哉若其說揚子者則皆以載爲哉固失其指而李軌解魄爲光尤爲乖謬至宋貫之司馬公始覺其非然遂欲改魄爲朏則亦未深考此載字之義而失之愈遠矣唯近歲王伯照以爲未望則魄爲明所載似得其理旣而又曰旣望則明爲魄所終則是下句當曰終明而不當爲終魄矣以此推之恐其於上句文義之

鄉背亦未免如蘇氏王氏之云爲自下而載上也大氏後人讀前人之書不能沈潛反覆求其本義而輒以己意輕爲之說故其鹵莽有如此者况讀楚辭者徒玩意於浮華宜其於此尤不暇深究其底蘊故余因爲辯之以爲覽者能因是以考焉則或泝流求原之一助也

登霞之霞本遐之借用猶曰適遠云爾曲禮告喪之詞乃又借以爲死之美稱也莊子作登假蓋亦此例但此篇注者遂解爲赤黃之氣釋莊音者又讀假爲格而訓至焉則其誤愈遠矣

卜居

史記有滑稽傳索隱云滑亂也稽同也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亂異同也楊雄酒賦鴟夷滑稽顏師古曰滑稽園轉縱捨無窮之狀此詞所用二字之意當以顏說爲正

漁父

衣叶於巾反者禮記一戎衣鄭讀爲殷古韻通也

九辯

悲秋舊說取譬煩雜皆失本意

有美一人注指懷王非是心不繹注訓繹爲解
卽當作釋補訓抽絲乃說爲繹字耳又疑或
是懌字喜悅意耳

無伯樂之善相今誰使乎譽之譽一作訾相度
之義也又與上句知字叶韻故當作訾爲是
但下句兩之上字復不韻則又不可曉故今
且作譽而四句皆以之字爲韻

朱雀雀一作榮非是蓋下與蒼龍爲對皆爲飛
行之物不當作榮王注亦自作雀不知洪本
何以作榮也茛茛音旆蓋言朱雀飛揚其翼
茛茛然也今一作芙蓉於表反乃隨榮字而
誤解耳

輕輶輶一作輕非是輕字義證甚明輕乃車之
行兒於義不通

招魂

後世招魂之禮有不專爲死人者如杜子美彭
衙行云煖湯濯我足剪絕招我魂蓋當時關
陝間風俗道路勞苦之餘則皆爲此禮以祓

除而慰安之也近世高抑崇作送終禮云越俗有暴死者則亟使人徧於衢路以其姓名呼之往往而甦以此言之又見古人於此誠有望其復生非徒爲是文具而已也

恐後之如漢武帝遣人取司馬相如遺文而曰若後之矣之意注云言已在它人後也

此篇所言四方怪物如十日代出之類決是誕妄無可疑者其它小小異事如東方長人南方雕題殺人祭鬼蛇虺封狐西方流沙求水不得北方層冰飛雪之類則或往往有之如五代史言北方之極魑魅龍蛇白晝羣行蓋地偏氣異自然如此不足怪也

無木謂之臺有木謂之榭一曰凡屋無室曰榭說文乃云臺觀四方而高者榭臺有屋也說文與二說不同以春秋宣榭火考之則榭有屋明矣說文誤也

卒章心字舊蘇含反蓋以下叶南韻然於上句楓字却不叶此不知楓有孚金南有尼金可韻而誤以楓爲散句耳心字但當如字而以楓南二字叶之乃得其讀前亦多此例矣

大招

周頌陟降庭止傳注訓庭爲直而說之云文王之進退其臣皆由直道諸儒祖之無敢違者而顏監於匡衡傳所引獨釋之曰言若有神明臨其朝廷也蓋匡衡時未行毛說顏監又精史學而不枯於專經之陋故其言獨能如此無所阿隨而得經之本指也余舊讀詩而愛顏說然尚疑其無據及讀此詞乃有登降堂只之文於是益信陟降庭止之爲古語其義審如顏說而無疑也顏注漢書時有發明於經指多若此類如訓棐爲匪尤爲明切足證孔安國張平子之謬其視韋昭之徒專守毛鄭而不能一出已見者相去遠矣

晁錄

王逸所傳楚辭篇次本出劉向其七諫以下無足觀者而王褒爲最下余已論於前矣近世晁無咎以其所載不盡古今詞賦之美因別錄續楚辭變離騷爲兩書則凡詞之如騷者已略備矣自原之後作者繼起而宋玉賈生相如揚雄爲之冠然較其實則宋馬辭有餘

而理不足長於頌美而短於規過雄乃專爲
偷生苟免之計旣與原異趣矣其文又以摹
擬掇拾之故斧鑿呈露脉理斷續其視宋馬
猶不逮也獨賈太傅以卓然命世英傑之材
俯就騷律所出三篇皆非一時諸人所及而
惜誓所謂黃鵠之一舉兮見山川之紆曲再
舉兮睹天地之貞方者又於其間超然拔出
言意之表未易以筆墨蹊徑論其高下淺深
也此外晁氏所取如荀卿子諸賦皆高古而
成相之篇本擬工誦箴諫之詞其言姦臣蔽
主擅權馴致移國之禍千古一轍可爲流涕
其它如易水越人大風秋風天馬下及烏孫
公主諸王妃妾息夫躬晉陶潛唐韓柳本朝
王介父之山谷建業黃魯直之毀壁隕珠邢
端夫之秋風三疊其古今大小雅俗之變雖
或不同而晁氏亦或不能無所遺脫然皆爲
近楚語者其次則如班姬蔡琰王粲及唐元
結王維顧況亦差有味又此之外則晁氏所
謂過騷之言者非余之所敢知矣晁書新序
多爲義例辨說紛拏而無所發於義理殊不

足以爲此書之輕重且復自謂嘗爲史官古
文國書職當損益不惟其學而論其官固已
可笑況其所謂筆削者又徒能移易其篇次
而於其文字之同異得失猶不能有所正也
浮華之習徇名飾外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
哉

楚辭辨證下

反離騷

反離騷者漢給事黃門郎新莽諸吏中散大
夫楊雄之所作也雄少好詞賦慕司馬相如
之作以爲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
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
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
遇命也何必湛身哉湛讀曰沉迺作書往往撫離
騷文而反之自嶧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云
始雄好學博覽恬於勢利仕漢三世不徙官
然王莽爲安漢公時雄作法言已稱其美比

於伊尹周公及莽篡漢竊帝號雄遂臣之以
耆老久次轉爲大夫又放相如封禪文獻劇
秦美新以媚莽意得校書天祿閣上會劉尋
等以作符命爲莽所誅辭連及雄使者來欲
收之雄恐懼從閣上自投下幾死先是雄作
解嘲有爰清爰靜遊神之廷惟寂惟冥守德
之宅之語至是京師爲之語曰爰清靜作符
命惟寂寞自投閣雄因病免旣復召爲大夫
竟死莽朝其出處大致本末如此豈其所謂
龍蛇者耶然則雄固爲屈原之罪人而此文

乃離騷之讒賊矣它尚何說哉

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謀伯

僑兮流于末之揚侯

蟬如連也媽於連又鼻始也汾隅揚邑也雄自言系

出於周而食采於揚也謀譜也周葉而揚氏有號爲揚侯者侯叶音胡

淑周楚之

豐烈兮超旣離

虜皇波因江潭而淮記兮欽弔

楚之湘纍

淑善也去汾隅徙巫山得周楚之美烈也超速也離歷也皇大也經河及

江歷大波也潭深淵也淮音往乘水而往也記書也纍力追反叶禾反指屈原也纍囚也成

梅曰比干見列箕子累或曰禮喪容纍纍又史記孔子纍纍然如喪家之狗趙武靈王見其長

子纍然也皆襄悻之意未知孰是

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

離紛紛纍以其洪忍兮暗纍以其續紛軌路也

關開也紛難也洪吐典反忍乃典漢十世之陽
反穢濁也續匹人反續紛交雜也

朔兮招搖紀于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

之方貞十世數高祖呂后至成帝也招搖斗杓星也周正十一月也記以此時投文也

圖纍承彼洪族兮又覽纍之昌辭

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撓搶以為綦圖纍其系圖也鉤規也矩

方也衡平也撓搶妖星綦履下飾言賤之也纍初貯厥麗服兮何文

肆而質靡資姬娃之珍髡兮鬻九戎而索賴貯積

也肆放也靡音械狹也言其文詞放肆而性狃

狹也姬子侯反閭姬也娃於佳反吳娃也皆古

美女也髡徒計反髮也賴利也言原任楚如資

美女之髡而鬻於九戎之中其人被髮無所用

也鳳皇翔於蓬階兮豈駕鵝之能捷騁驊騮以

曲躡兮驢騾連蹇而齊足蓬階蓬萊之階也音加駕鵝鳥名也捷

及也驢騾駿馬名若馳於屈曲躡阻之處則與蹇蹇無異足叶音接枳棘之榛榛

兮緩猓擬而不敢下靈修既信椒蘭之嗟佞兮

吾纍忽焉而不蚤睹榛音臻又士巾反梗穢兒媛猓見九歌擬疑也靈修

原以寄意於楚王也椒蘭見騷經嗟音妾諧言也衿芰茄之綠衣兮被

夫容之朱裳芳酷烈而莫聞兮固不如蘼而幽

之離房衿其禁反帶也茄古荷字夫容亦古芙蓉字通用餘並見騷經蘼音壁疊衣也

離房別房也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麗佳知衆媮

之嫉妒兮何必颺纍之蠶着佳叶音圭言衆士爭能猶衆女之競

容也綽約善容止也態猶勝也言以麗佳相勝也着古眉字言原自舉其眉使衆憎嫉也音

並見懿神龍之淵潛兮竢慶雲而將舉亡春風

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懿美也矣待也龍以潛居待雲為美

以譏屈原不能隱德自取禍也被讀曰披愍吾纍之衆芬兮颺燁燁

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天賴而喪榮草名香

音零夏而遭霜言不遇時橫江湘以南注兮去

走乎彼蒼吾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虛重華

走音奏趣也吾與梧同秉竹仲反說見騷經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

華之不纍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

許陽侯見九章言屈原欲自投江以陵素波舜

江以死不許之也洪典祖曰吾恐重華許原之沈而生也斯言得之矣 精瓊靡與秋菊兮將以

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此

譏原欲餐玉以延年而反懷沙以求死蓋雄知

生固我所欲而不知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也

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驚皇騰而不

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此言其去之速也卷薜

芷與若惠兮臨湘淵而投之棍申椒與菌桂兮

赴江湖而漚之若杜若惠即蕙也此言原之赴

也棍大束也古本反漚今漚麻費椒糶以要神

兮又勤索彼瓊茅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

江臯音義並見騷經纍既狃夫傳說兮奚不信而遂行

徒恐鷓鴣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為不芳此古攀

慕傳說何不自信其言而遽去徒以騷經之將
鳴為憂而不慮反先百草以就死也餘音義亦
見騷經然傳說乃巫咸初纍棄彼處妃兮更思
之語雄誤以為原詞也

瑶臺之逸女抨雄鳩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

壹耦也餘見騷經乘雲蜺之旂柅兮望昆侖以

繆流覽四荒而顧懷兮奚必云女彼高丘亦見騷經

繆居糾反但高丘無女本言高丘無美女可求以喻列國無賢君可事耳此詞女字乃作去聲

讀恐亦非本既亡鸞車之幽藹兮焉駕八龍之

文之意也委蛇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此言原實

無車可乘無馬可駕又方就死湘淵何有歌舞之樂騷經之言不實也夫聖哲之

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欷以於邑兮吾

靈修之不纍改

有叶音以改叶音已言楚王必不為屈原而改也孟子曰千里

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聖賢之心如此原雖未及其奉奉於宗國尤見

臣子之至情豈忍逆料其君之不可諫而先自已哉此等義理雄皆不足以知之唯有偷生惜

死一路則見之明而行之熟耳以昔仲尼之去此譏原是以鴟梟而笑鳳皇也

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

湘淵與濤瀨其去魯也但政亂耳未有危亾之

變也可去而去可歸而歸與溷漁父之舖歎兮

屈原事全不相似雄說誤矣

絜沐浴之振衣弃由聃之所珍兮躋彭咸之所

遺漁父事音義並見本篇由許由聃老聃蹇路也之亦反許由事不經見雄亦本不之信今

乃言之已為抵牾而又不察其生當堯舜之間身無讒賊之禍與原事亦不相似也老聃之學

私於爲我而無君臣之義亦雄所知至此乃以爲言亦其貪生惜死之心勝是以溺焉而不自耳知

丹陽洪興祖曰楊雄所以議屈原者如此而班固亦譏其露才揚己顏之推又病其顯暴君過愚嘗折衷而論之曰或問古人有言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屈原雖死何益於懷襄曰忠臣之用心自盡其愛君之誠耳死生毀譽所不顧也故比干以諫見戮屈原以放自沈比干紂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爲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去之同姓無可去之義有死而已離騷曰貼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則原之自處審矣或又曰審武子邦無道則愚而仲山甫明哲以保其身今原乃用智於無道之邦以虧明哲保身之義亦何足爲賢乎曰愚如武子全身遠害可也有官守言責斯用智矣山甫明哲固保身之道然不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乎士見危致命况同姓兼恩與義而可以不死乎且比干之死微子之去皆是也屈原其不可去乎有比干以任責微子去之可也楚無人焉原去則國從

而亡故雖身被放逐猶徘徊而不忍去生不
得力爭而強諫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使百
世之下聞其風者雖流放廢斥猶知愛其君
眷眷而不忘臣子之義盡矣非死爲難處死
爲難屈原雖死猶不死也後之讀其文知其
人如賈生者亦鮮矣然爲賦以弔之不過哀
其不遇而已余觀自古忠臣義士慨然發憤
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
之氣豈與身俱亡哉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
之舊鄉超無爲以至清與太初而爲隣此遠
遊之所以作而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仲尼
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樂天知命有憂之
大者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離騷二
十五篇多憂世之語獨遠遊曰道可受兮不
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滑而魂兮彼
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
無爲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而原
獨知之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者
有凌雲之意然其語多出於此至其妙處相
如莫能識也太史公作傳以爲其文約其辭

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
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
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污泥之中以浮游塵
埃之外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可
謂深知已者揚子雲作反離騷以爲君子得
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
沉身哉屈子之事蓋聖賢之變者使遇孔子
當與三仁同稱雄未足以與此班孟堅顏之
推所去無異妾婦兒童之見余故具論之
嗚呼余觀洪氏之論其所以發屈原之心

者至矣然屈原之心其爲忠清絜白固無
待於辯論而自顯若其爲行之不能無過
則亦非區區辯說所能全也故君子之於
人也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
能無弊則雖三人同行猶必有可師者况
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
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
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
於忠者也故論原者論其大節則其它可
以一切置之而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其合

乎聖賢之桀度則吾固已言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尚何說哉且凡洪氏所以爲辨者三其一以爲忠臣之行發其心之所不得已者而不暇顧世俗之毀譽則幾矣其一引仲山甫甯武子事而不論其所遭之時所處之位有不同者則踈矣其一欲以原比於三仁則夫父師少師者皆以諫而見殺見囚耳非故捐生以赴死如原之所爲也蓋原之所爲雖過而其忠終非世間偷生幸死者所可及洪之所言雖有未至而其正終非雄固之推之徒所可比余是以取而附之反騷之篇